

（從被遺忘的事物談起）

仔細想想，我從小就不是個會讀書的孩子，基於很多莫名其妙的原因，我從國中開始就沒有當過大人眼中乖巧的孩子了。我國中考高中的時候，考 160 分，那個時候唯一有把握的就是國文，然而當我走出考場的時候，我問老師的第一句話是：「怎麼好像沒有考多選題……」，不知道該不該說的是，當我高中考學測的時候，我考完交卷走出來的第一個疑惑也是這個。

我上大學的時候學測考 34 級分，當時推甄推了南華的文學系、輔大哲學系的夜間部，還有文化的文藝創作組，當時南華上了、文化備上了，輔大我後來死活都 沒去面試，因為離我家太近了，輔大哲學的系主任打電話來問我為甚麼沒去面試，是不是生病還怎麼樣了，可以再約時間去考試。我當時想的不是說我很優秀所以系主任一定要我去考試，而是一一原來現在大學這麼缺學生啊。

認真說起來我真的是一個很混的學生啊，正經的沒學好，不正經的樣樣俱全。高中的時候因為讀日校讀得很痛苦所以我在得了台積電文學獎之後，自己瞞著家人從日校的資訊科辦了休學，然後再轉到夜間部的普通科去。我母親剛知道的時候氣炸了，後來也就由著我了。大學的時候我也是逃離北部往南部跑，每次放假回來下客運的時候還要多呼吸幾口氣，美其名叫多呼吸幾口文明的氧氣。這樣的我，今天的講題內容居然是「沒有無用的知識，只有不會用的人」，說真的我自己都覺得有點詭異。

其實我沒有受過什麼很系統的訓練，或者是說像禹瑄或者其他寫詩的好友從國中就開始看起詩集、文學作品。我不像其他寫詩的人一樣，大家很早的時候就開始讀羅智成、洛夫、痲弦，或者是國外的辛波絲卡、葉慈、聶魯達。我是一個很粗俗的人，從小可以說在市井裡面長大，我國中愛看的書是中國人寫的網路小說、玄幻的、武俠的，我一開始寫的其實也並不是詩，而是小說跟散文。我還記得我國中的時候很壞，那時候笑隔壁的女生說寫詩的都是花癡，沒想到現在十多年過去了，照神奇寶貝的進化規則來看，我不僅是花癡，而且還出了兩本詩集，堪稱花癡中的花癡。

對我來說寫詩這件事情，其實就是一種換句話說卻又要盡量意在言外的一種藝術的呈現手法。當然「詩」到底是什麼，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答案，有些人的詩意在追求美，有些人追求真理，有些人追求某種道韻上境界，有些人是為了呈現出時代的脈絡，有些人則是為了要傳達理念，每一個人有他自己對於「詩」的追求。

對我來說我想追求的詩，那種換句話說又要意在言外的詩，它的理想狀態就

是我要有非常龐大的知識資料庫作為我的後靠，才能夠寫出來。理想的狀態是，我會掌握很多知識，不一定深，但要廣，假設我要寫一個政治的詩，那我可以透過我腦中的知識產生出一個可以和他對接起來的比喻，這件事情其實說起來很有趣，就是我們常常能聽到的「詩的誤讀」，也就是寫出歧異性來。我要寫的是政治，那我就偏不讓你看出我要寫政治，我換個方式寫，我可能寫摺衣服、可能寫愛情，可能寫兩人之間的相處，但其實我在寫政治。

但是尷尬的事情是，這種詩寫好了，不管讀者看不看得懂真正的意思，那他都會說寫得真好，因為他至少有一個表義在。但是寫不好，馬上就會變成無病呻吟、莫名其妙的東西。對讀者來說，因為缺少了思想的階梯，所以這作品對他來說是無聊的，是乾澀的、沒有辦法解釋的，但是對作者本人來說，那個東西是有解的，這種狀況一久，圈子就越來越小、越來越狹窄。說到底其實就是文學這件事情，其實是有門檻的。



在假設這個門檻存在的情況下，文字常常被人詬病為一種走向虛無的菁英遊戲，因為門檻是越來越高的，而且每一個意象系統就代表了一種密碼，那我們想一下，在我們對摩斯密碼一無所知的狀況下，聽到一個由摩斯密碼組成的長短音敲打了一陣子，我們會怎麼想？十有八九會覺得隔壁的人一定是犯了強迫症。我說這件事情的意思並不是要說一些詩人寫的作品太難，也並不是說寫得讓人看不懂的作品就一定是差的，我忘記是在哪裡看到的，一個外國的詩人曾說過：「難解的詩是最民主的。」我剛開始看到這句話時無法理解，後來似乎有點理解了，他的意思其實就是他預設自己的讀者都是同類，他不要那種看不懂他作品的讀者，你可以支持、也可以反對。每個人對於詩的追求都不一樣，有人用自己能懂的語言跟人說話，也有人用他人能懂的語言跟人溝通。

我剛開始寫詩的時候用自己能懂的語言寫作，現在試圖用他人也能夠懂的語言來寫作。一開始其實是沒有想到這件事情的，前面也提到我並沒有很系統地在學習寫詩這件事情，所以我用我自己的方式、腦中所浮現的詞彙、意象去書寫，那個時期的詩也大部分著重於整理自己的創傷為主。在那個時候我收到的反饋是很少的，但偶爾會有些人透過訊息、透過郵件聯繫我，跟我說他因為什麼事情而難過，看到我寫的詩感覺自己好了一些。雖然那個時候我不知道對方是因為看起來有一個人比他更慘而感到欣慰，還是因為我剛好寫到某些擊中他內心的點而感到安慰，但這也已經不重要了。

對我來說寫作這件事情就好像一個人提著燈在黑暗的路上行走一般，你只看得見自己身邊的狀況，更慘一點燭火微弱的時候連自己的立足之地都看不見。有

的時候你會覺得猶豫，自己寫的東西是真的有存在的必要嗎，懷疑自己的作品是否能帶給其他人一些什麼，質疑自己的文字是不是發表出去之後就像沉入大海一般，其實最後終歸是回到虛無？在寫作的過程中會遇到無數次的自我質疑，聽起來寫作實在又傷身又傷心，不但熬夜（有些人還要抽煙跟喝酒才能進入狀態）還要陷入這種精神上折磨的狀態，但對我來說這種自我質疑對於一個寫作者來說是必要的狀態。

我剛開始思考用更生活、更白話的語言跟意象去寫詩的原因是因為我母親和我說我每天寫那些東西，他沒有一個看得懂，只看得到我寫了一堆死亡、痛苦之類的文字，我的文字對他們來說是風花雪月，不值一提，我聽了覺得很難過，因為對我來說那些文字就是另一個我，然而對其他人來說那可能就是一堆沒有意義的、情緒堆積而成的文字集合而已。

在上研究所的時候，有一門課叫創作論，授課的老師從第一堂課開始就一直告訴我們，走這條路有大成就的都是有才能的人，如果沒有才能，那大家看是不是要自己趕快選另外一條路走，然而即使有寫作的才能，還是要靠著打磨才能夠發光發熱。由於我很早就接受自己其實並不是一個擁有大才的人，所以我並沒有很煎熬在 這件事情上，我想說的是，在寫作的時候我們不可避免會碰到很多才華洋溢的人，而那些人通常也都非常努力，有些人努力到有點噁心的地步，我不怕天才，因為只有天才是不夠的，我怕的是有天才又努力的人，因為這代表我要花上好幾倍於他的努力才能追上他的腳步。

說這些只是想說，其實我們並沒有自己想像中的這麼特別，無論是作品也好，還是我們自己也好。如果作品只關注自己，那對其他人來說是很難存在意義的。而寫作才能這件事情，我覺得比起才能，堅持是更重要的。其實寫作這件事情就是行百里者半九十，然而我總是偶爾會害怕，害怕自己是那個走到九十就退卻的人。



嚴格說起來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夠告訴大家一些什麼，或者大家想知道一些什麼而我可以說的，所以我只能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創作感想跟心路歷程。對於現在的 我來說一首詩長什麼樣子其實已經不是太重要的事情，每個人寫詩時有屬於自己的系統在運作，我對於想看的，或者是我自己要求我自己的詩，其實就是想看到屬於「人性」的那一部分。

對我來說，作品裡面沒說的比說出來的還要重要，又或者是為甚麼要選擇這個而不是選那個？在書寫時是依靠什麼邏輯在運作的？跟我同一輩的寫作

者——或者 說是所有的寫作者，我們都常常能聽到別人說：「你的作品和某某某很像。」於是我們被歸類、被劃分，也許我今天寫詩用的詞彙像是羅智成用的，我就會被歸類到 屬於羅智成的系譜之下，又或者今天我寫詩用的手法看起來像另一個詩人，我就會被歸類到另外一個屬性底下，這種劃分是劃不完的。

類似的分類手法還有很多，像印刻前陣子出版了中國一位女詩人余秀華的詩集，因為他是一個腦麻患者，他特別在作者簡介上寫：「我希望我寫出的詩歌只是余 秀華的，而不是腦癱者余秀華，或者農民余秀華的。」這個社會善於幫我們分類，因為分類可以節省大家的時間，你是男的、你是女的、你是學生、你是老師、你是 同性戀、你是雙性戀，但說真的，大家常常在生活中被分類，每一個人對於自己被分類的這個類別高興嗎？喜歡嗎？我們為甚麼就不能是我們自己？

說起來很不好意思，在讀研究所之前我基本上不怎麼看詩，雖然大部份有名的詩我都知道，但我很少去細讀，也不會去看其他人的詩長什麼樣子，因為我很害怕 被影響。上研究所後我的指導老師須文蔚教授要我開始看其他人的作品，我才發現自己的問題並不在於寫作的技術，而是在於知識的淺薄。因為我不知道其他人的作品長什麼樣子，我自然沒有一個標準可以去衡量自己現在到底在什麼地方；我要看那些偉大作家們的作品，有了很多個不同的偉大作家作為我的路標，我才能決定我 究竟要往什麼方向走去。寫作跟人生一樣，沒有人能告訴我們要往哪裡走，我們能做的只是在這無盡的支線當中，選一條作為自己人生的主幹目標，無論有人陪伴也 好，無人陪伴也罷，最終只有自己才能夠走到終點。

寫作這件事情，或者說這條路，就是一直寫、一直寫，最後你就發現身邊的人越來越少。有的時候不是努力就能夠支撐下去的，我自己覺得更多時候需要一點運 氣。我自己承認有的時候我自己都覺得自己能撐到現在，有很大的運氣在裡面，我知道自己不是一個天才的人，我更多時候是很平庸的、情緒的一個人。

詩人陳義芝在《2014 臺灣詩》的序，詩心是素養——一個詩選主編的觀省手記裡面寫：「個人的記載、囉嗦的吐屬，要如何鍛鍊成詩？主題意義相近，為什麼有的具風神情韻，有的卻索然無味？露一手機巧、玩一點遊戲，是藝術表現的過程還是終極目的？」那我想寫的詩到底是屬於機巧、遊戲，還是更深入內心的一些 什麼？我剛開始寫詩的時候寫的數量非常大，當時認識的寫作的的朋友笑稱我的寫作方式根本是卵生的寫法，我練習過每天寫三到五首，也練習過用非常快的時間譬如 五分鐘或者十分鐘寫出一首詩來，那對我來說都仍算是技巧的層面——也就是學習說話的語言。當我學會了屬於我自己的語言之後，我才能顧及到更多的地方。屬於 素養、觸及人心的那一部分，而不是只有技術的堆疊。

我的書寫是為了人而存在的，我希望達成的藝術效果是人在讀詩的時候，即使不知道我真正想說的是什麼，也能在裡面感受到一些我沒有明說的情緒。當一個詩人對於讀詩者對於詩的不能解，甚至無法感受到文字的脈絡跟肌理、情緒，那他應該要反省，而不是沾沾自喜，或者覺得讀者都是笨蛋。對我來說我的詩既不能完全成為意義的傳達渠道，也不能完全地成為隱密的溝渠，我理想的狀態是處於一種半掩的狀態，所有的事物都在那邊，是開放的，你可以進，也可以出，我會試圖去寫出一些我與讀者之間共有的情緒，讓讀的人能夠感覺到自己被觸及，進而達成療癒的可能。而我在這個書寫的過程中達到療癒自己也治癒他人的效果。

這就是目前的我內心中最理想的詩的狀態，也是文學的可能。我們無法處理「即時性」的事物，書寫沒有辦法對人生產生立即性的效果，這一切的努力就像是滴水滋潤大地，所有事物的解答都在文字裡面，但文學作品的目的並不在解決問題，而是提供一個可能解套的方法，一種內心、精神上的安慰。對我來說，我每天都在猶豫、都在掙扎、都在自我質疑，而這些對於我自己、對於人性的兩難，才是文學帶給我珍貴的寶物。而這些經歷過、閱讀過的一切都會沉澱、累積在自己的生命中，也許我們看似忘記了，但是在最不經意的時候，這些被遺忘的事物都會回到我們的生命自身。而我們寫的詩，挑揀的意象、選擇的手法，都是因著這些被遺忘的事物而形成的另一個自己。